

國朝先正事略補編

國朝先正事畧補編卷一

平江李元

徐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崇禎壬午舉人高
介善詩畫明亡不仕巡撫湯斌聞其賢屏騶
從訪之枋託疾不出斌坐中堂良久卒不得
見歎息而去

徐繼恩字世臣浙江仁和人明季貢生明亡
不應試剃髮令下改服爲僧能爲詩高淡有
逸致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峰裏雲木何依微
日暮空翠合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
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隱發清機

李容字中孚陝西藍屋人明末諸生家居講
心性之學遠近多從之游康熙時薦隱逸泊
博學宏詞皆不就當道必欲致容縣令捧書
坐堂前敦促容發狂引刀自刺氣絕仆地創
血流滴令駭遽歸報乃止容歎曰退藏不密
幾至殺身吾學淺矣自是閉門修業不復延
集生徒容父以材官戰死襄城容求骨數年
不得乃具衣冠奉遺齒葬之嘗居土室以誌

痛晚用齧屋義自號二曲病夫至今稱二曲先生

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應
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
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
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真國書梵音尙有未
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
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
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聲之
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

音與鼻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
三合之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母
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
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
字謂惜不得觀之以證泰西蠟頂話之異同
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
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進人便可印
正其說浩博學者多未能通

陸圻字麗京浙江錢塘人明季貢生富於才藻工詩及駢體文明亡避居海上旋入閩爲僧往來南北或賣藥都肆無定蹤以母老復歸奉母私史獄發圻名居首購捕甚急久之得脫母死更爲道士不知所終

劉獻廷字繼莊順天大興人博學多知尤精音韻之學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有陰陽上去

吳偉業字駿公一號梅村江蘇太倉人少擅文學明崇禎辛未進士廷試第二授編修時年二十三制辭有云陸機詞賦早年獨步江東蘇軾文章一日喧傳天下當時以爲不媿入本朝官國子監祭酒偉業爲詩有盛名嘗賦圓曲有云太息六軍同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又云不爲君親來故國卻因女子下雄關吳三桂病之貽三千金請改其語偉

業不冒

鈕玉樵觚牘有圓圓傳載此事甚詳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季諸生父兄
皆爲貴官方域負才氣能文章折節下士與
方以智冒襄陳貞慧同稱四公子屢應鄉試
不舉入本朝中順治辛卯副榜旋卒年三
十七方域文章雄邁能達其識所至論時事
尤多切當與甯都魏禧皆以文雄天下至今
稱侯魏云

汪琬字茗文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官
戶部主事康熙時試博學宏詞甲等授翰林
院編修甫兩月卽告歸琬性狂簡好訶責人
與人交多不能久後輩亦罕從之薄琬文章
宗歐陽修而才力不逮迂徐醇謹略似歸有
光爲說理之文者往往宗之琬文知名先於
方苞詩與王士正齊名後數十年皆遠不逮

宋琬字荔裳山東萊陽人順治丙戌進士以
按察副使分守浙江紹興詩才儁麗佳者頗
似陸游居京師與宣城施閏章齊名時稱南
施北宋又與嚴顥亭丁飛濤施愚山張譙明
趙錦帆周宿來號燕臺七子

趙執信字仲符山東益都人九歲能文稍長
窮力爲詩詩思精銳新城王士正以詩爲天
下倡學者多宗之士正論詩謂當如雲中之
龍時露一鱗一爪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
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緲語使處處可
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爲足救新城末派之弊
康熙十八年進士由編修官右贊善性峻傲
不譽假人同館某以詩集及土物餽贈執信

禽簡云土儀謹領大槩壁還某大恨後數年
某官御史會執信於國喪日演劇某訶奏之
執信坐廢終身

劉體仁字公猷河南潁州人順治乙未進士
歷官至吏部侍郎性疏曠能詩喜飲酒嘗於
慈仁寺松下置酒游人至輒飲之盡醉乃已
與王士正汪琬齊名相友善王和汪介公猷
獨持平方苞少時嘗以詩謁汪琬琬訶之呈
王士正士正亦不譽以質公猷公猷曰子以
後不作詩專力古文可也苞如其言遂以文
名天下公猷詩格與王士正相近

顧貞觀字華峰江蘇無錫人康熙壬午舉人
官內閣中書能詩與吳兆騫齊名兆騫戍塞
外久不得歸貞觀善明珠子成德每以爲言
久之未得當貞觀賦金縷曲二闕寄兆騫曰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
杯酒魑魅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
冰與雪周旋久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

然骨肉幾家能穀比似紅顏多命薄更不如
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
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曰我
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
齊名非忝竊只看杜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儔
德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
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
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畱取心魂

相守但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緝行成橐把
空名料理傳家後言不盡觀頓首詞成以示
成德成德素工詞曲又多情愛才覽之泣然
曰此事三千六百日中當身任之不敢爽也
貞觀曰人壽無期何能待此成德曰諾因力
言於明珠以計幹旋之得赦歸貞觀由是
以俠聞四方

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幼慧傲放自矜
在塾中見同輩所脫帽輒取溺之塾師責問
兆騫曰居俗人頭何如盛溺師歎曰他日必
以高名買禍順治十三年舉鄉試坐通榜謫
戍甯古塔居塞外廿餘年不得歸其友顧貞
觀素善明珠子成德時時爲請又以語激之
德爲盡力久之得赦歸兆騫詩風格適上如
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

江雲鴻雁萬家秋皆一時傳誦

胡渭字朏明浙江德清人精地理學嘗與修
一統志得縱觀天下圖籍著禹貢錐指二十
卷每水爲圖凡四十七圖各有說條分縷析
考證詳明談地理者奉爲規矩當時與梅文
鼎天文同稱絕學

毛先舒字稚黃浙江仁和人性疏曠嘗構屋
經營甫畢將移居會姊喪不能舉卽賣屋葬
之工詩清妙絕俗尤精韻學著韻學指歸及
唐韻四聲表頗多心得

鄭性字義門浙江慈谿人從黃宗羲受學而
偏主陸王與宗羲稍異志行謹厚爲鄉里所
推有佃戶負租者偶與論家世知爲楊簡後
急邀之齋中與爲賓主飲食之盡捐其逋自
是收租必減於他佃

顧祖禹字景範江蘇無錫人精史學著讀史
方輿紀要百三十卷論天下形勢甚詳皆有
指證咸豐時粵寇入吳之道景範書已先言
之

張貞生字幹臣江西廬陵人學道恬介官翰林院侍講罷歸築室王山嘗言王山苦筍殊有真味而爲眾棄人生營營日在苦中獨惡於筍所未喻也

嚴繩孫字蓀友江蘇無錫人康熙時以布衣
薦博學宏詞試日目痛僅成省耕詩八韻閱
卷官黜之 聖祖素知繩孫名特授翰林院
檢討旋命典試山西諸儒臣分修明史繩孫
撰隱逸傳同試有王嗣槐者詩落一字不中
格亦授中書

潘耒字稼堂江蘇吳江人早慧能強記覽時
憲書一過卽能闇誦康熙時以布衣試博學
宏詞高等授翰林院檢討坐事免歸性喜硯
藏硯盈屋因其質狀分別爲銘暇則獨坐屋
中摩挲拂拭以爲娛樂時人謂之石癖

汪紱字雙池安徽休甯人生而能言家貧喜
讀經以經授徒無肯來學者乃之江西爲陶
戶傭有暇輒讀書同作皆厭笑之主人亦怪
紱迂乃辭去游閩中總兵某獨異之聘教其
子未幾總兵又死紱無所依仍歸休甯窮老
以死著書凡數百卷貧不能鐫乾隆時學政
朱筠訪遺逸祀之紫陽書院

十五
胡方字大靈廣東新會人居學道靜介自
守父喪三年不入內有薄產盡以與弟總督
某聞其名遣招之方走匿他舍肆中遇胡先
生市物不言二價鄉中欲行詐者輒曰恐胡
先生知時爲之語曰可被他人笞勿使胡君
知他人笞猶可胡君愧殺我

邵廷案字允斯浙江餘姚人自王守仁言良知授同里錢德洪以傳沈國謨國謨授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子貞顯頗傳父業廷案其子也少補諸生游孔當之門復師黃宗羲篤志儒術既讀劉宗周書益精進河間李塨書問明儒異同廷案荅曰致良知必主誠敬異同非所敢論某生聞王學甚力廷案曰在行之何如耳以陽明扶翼世教著王子傳戴山躬

履節義著劉子傳又著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取去甚嚴

鄭燮字板橋江蘇興化人由進士官山東知縣以請賑忤上官罷歸淡爽任真能爲詩尤工書畫書增減楷隸別爲一格時號爲板橋體頗寶貴之又有三絕三真之稱謂畫書詩皆具真氣真意真趣也

厲鶚字樊榭浙江錢塘人性拙率喜爲詩入衢山嘗仰視搖首構思不輟薦博學宏詞不就鶚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

褚寅亮字摺升江蘇長洲人乾隆十六年

高宗南巡以舉人召試授中書研究諸經尤
精儀禮學嘗謂敖繼公儀禮集說多巧竄經
文陰就已說又專與鄭注立異作儀禮管見
糾之頗中其失

沈彤字冠雲江蘇吳江人讀經通三禮乾隆
時徵試博學宏詞不舉嘗以宋歐陽修疑周
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辨者多以攝官爲辭
彤博考諸經詳列周代官爵公田祿田之數
爲周官祿田考三篇又爲周官頒田異同說
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地征篇辭多精
核

段玉裁字若膺江蘇金壇人乾隆庚辰舉人
官四川巫山縣知縣精小學著說文解字注
詩考派流旁徵訓詁持擇精審當時推爲絕
學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性嗜學乾隆三十七年第一人及第授職後卽告歸研究經籍尤精三禮之學晚年病痺痛臥不能起就臥櫬著禮■十卷口授子弟書之書甚精核大與朱珪爲刻板行世

同書字元穎浙江錢塘人父官宰相同書
獨恬靜向學工書書名聞海外日本琉球爭
購其書同書作字必用許氏虛白齋紙求字
者爭購之許氏以富同書生平不近婦人娶
妻別室而居朔望會於中堂交揖而退嘗得
元人手書山舟二字取以爲號遂以號行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工篆隸尤究心小學著說文義證五十卷輾轉推通徵引賅博與段氏書並行於世治小學者以爲依據嘗病後學空疏與厯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萬卷負士好學者輒藉與之

武億字虛谷河南偃師人博洽工考據尤好金石同縣農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億聞急往買之自負以歸石重數十斤行二十餘里到家憊頓幾死性迂僻善哭嘗遊京師主大興朱筠家除夕筠饋豚肩蒙古酒億盡食之食已大哭主宅驚怪筠疑億久客思家急慰問之億曰無他遠念古人近傷洪亮吉黃景仁不偶耳後成進士官博山知縣更以能名

潘諮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有名當時終身未嘗應試營家人生產弟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人欲爲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爲田廬書云人心如止水微風拂之便易濚洄治心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界挈緊一步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駸駸入可欲境界矣諮生質

故嬾遇謀身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如小兒畏
避學舍因此亦得緩審事理習久若性數年
來竝嬾言安樂境界雖處困乏覺天地甚曠
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非不知老之
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地較
心所謂塗炭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
殊豐養厚葬常人以身安爲樂君子以心安
爲樂諮雖未學苟安吾心袒樊冰雪中以畚

土掩之亦樂境也諸友爲謀田廬使餘年在
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鑿本無懷之業而謀
而爲之則懷必有所擾又不得同心之侶共
處朝夕他日與祝豐祈稔之輩日計贏絀衰
年餘喘是可惴惴敬謝諸友中輟茲役使
吾以將盡之日乘化短長無所滯洄其間似
勝於飽暖終矣蔣湘南字子瀟本回部居河
南固始縣故爲固始人通究經史爲文章雄

健舒暢能達其意不隨古人步趨屢應鄉試
不舉道光戊子編修張集馨典河南鄉試將
行往辭大學士阮元元曰中州學者無如蔣
子瀟摸索不得負此行矣集馨欲請其詳會
客至不得言既至河南亦不敢問人私念阮
公所稱必好古者因誠同考官文有異雖拙
傲無棄久之果得一卷文甚瑰瑋而不中程
眾皆怪笑集馨強置之榜末啟封則蔣湘南

卽子淵也湘南雖舉鄉試負文學盛名而剛
介不隨游四方迄無所遇後客陝西卒於鳳
翔府書院著有七經樓詩文鈔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少以文行知名
嘉慶初應鄉試至道光戊子乃舉爲學務躬
行不談心性亦不以博聞傲人與人和易嘗
典人屋屋主家有婢病死巧誣德輿希得屋
鄉里皆信德輿不直屋主將愬官按之德輿
不冑還其屋收婢尸葬之德輿文章醇厚剛
勁如其爲人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
文章轉移風俗耳有答問云客問曰文於道

爲末子每思以文章轉移一世何也曰人有
不願爲男子而願爲婦人者乎人有已爲男
子而猶願爲婦人者乎然而今之文士何願
爲婦人者多也順時而畏其不合悅人而慮
其不工何其求爲婦人之甚也推而論之二
百年來之詩文亦何其男子之氣少而婦人
之眾也可悲也予悲之故欲從而挽之曰文
與行二也文柔美人剛正何害曰文虛也行

質也今虛者尙不敢幾微拂人意而以順爲
正而謂其實者將特立而不撓於俗其誰信
之曰此非得已也士順時則大者弋名位不
順時則衣食且不可謀而死亡至矣曰天下
之事萬端義利盡之矣義利之辨明大之爲
聖賢次之成忠孝次之爲文章之雄今義利
之所以不能辨者死生惑之也死生之惑不
能破雖求爲文章之雄亦不可得傳曰死生

有命此語無一人不知而無一人知之果知之則文章之雄可以坐致而聖賢忠孝之塗乃由此而漸啟焉然則所論雖不越乎文章而天下男子廉恥之氣由此而勃然起沛然達則文章者卽風節之綱維家國之柱石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卽此義也杜子美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然又曰文

章千古事又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致
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其亦窺此義矣客默
然退予次其語示從吾游者德輿以知縣待
缺安徽未得補卒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
六卷

蔣琦齡字申甫廣西全州人能文有幹略道光庚子進士由編修積官順天府府尹以介直忤時乞歸養母遂不復仕同治初上申興十二策語多切富人比之葉水心陳同甫策中有崇正學云處多事之秋而高談理學鮮不以爲迂矣豈知世之治亂原於人心風俗人心風俗原於教化教化原於學術正學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風俗致太平必不可得矣

是學術者政教之本也國初理學調停於朱陸之間其實沿前明餘派所宗尙者陸王而孫奇逢湯斌李容諸人敦崇實踐類能救姚江末流之失其粹然爲程朱之學者不過隴其張伯行數人賴聖祖仁皇帝表章扶持一以程朱爲歸於是正學昌明國運隆盛人才輩出流風餘韻至今賴之而毛奇齡閻若璩之輩揚孔鄭之餘波爲考據之漢學與

程朱相難亦肇於其時迨至乾隆文治日盛
好古力學之士益以考訂博洽相尚厭性理
之空談以記誦爲實學中葉開四庫之館紀
昀等司其事鉤元提要凡遇宋儒之書必致
不滿之詞微詞譏刺於濂洛關閩爲尤甚風
尚所趨於是乾嘉以還遂以宋儒爲詬病性
理道學羣相鄙夷偶一及之藉供笑柄翁方
綱之不背程朱適成左袒姚鼐之文以載道

終屬支離雖有一二豪傑如陳法韓夢周偶
出其間類如捧土塞河無所補救蓋周程張
朱之學至是或幾乎熄矣夫以性道之空談
較見聞之賅洽誠覺漢學實而宋學空矣然
亦思聖賢之學果何學哉非以學爲人子學
爲人臣入事父兄出事長上者耶以身心之
踐履較口耳之記誦果何實而何空也又況
文字訓詁器數形名爲道所寓不可以爲道

講求既精反躬無毫末之涉文爲制度宜於古或不宜於今束髮受書至於槁項討論精詳臨事不獲一用夫洽聞殫見著作等身乃於天理民彝之實身心國家之要漠然初未介意概乎其未有聞此可謂之學哉宜夫世教衰微人道匱乏士無氣節民不興行陵夷流極以有今日今則加以泰西新入羣爲利誘充塞害政尤未知所底止然則欲正人心

厚風俗以圖太平非崇正學以興教化不能也則曷不仰法 聖祖提倡宗風退孔鄭而進程朱賤考據而崇理學今世之能爲宋學者如倭仁李棠階已爲碩果之餘宜隆以師儒之任責以教胄之事如古之胡瑗孫明復就成均以設科如近代之湯斌雖公卿可從請業優崇其恩禮而鄭重其事以風示天下豪傑興起四方風動是在朝廷轉移間而已

夫上行下效捷如影響君師合統尤易見功
果能表章扶持以承先聖將正教昌明邪說
自沮上禮下學賊民自以不興孝弟忠信可
使制梃以雪國恥臣之所請崇正學者此也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博通經史究心天下利病道光之季

海禁初弛

洋人商販往來不絕源每事咨考著海國圖志六十卷備詳各國山川風俗及國勢強弱機器利鈍至今談洋務者以爲依據嘗有古詩一章云四遠所願觀聖有乘桴想所悲異語言筆舌均恍惚聰誰介葛盧舌異公冶長所至對瘠瘠重譯殊煩快若能決此藩萬國

三一
同一吭朝發暘谷舟暮宿大秦港學問同獻
酬風俗同抵掌一家兄弟春九夷南北黨繞
地一周還談天八紘放東西海異同南北極
下上直將周孔書不囿禹州講因思肇闢初
聲音孰分壤破碎混沌天吾怨軒轅往

國朝先生事略補編

平江李元度

吳敏樹字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子
人選官瀏陽縣教諭年餘卽告歸家居弦誦
謝絕聲華平湖張金鏞督學湖南尊儒愛才
備極誠禮士以得見爲幸獨敏樹終不可見
敏樹博研諸學於古文用力尤深蘊藉夷猶
得震川之致曾國藩稱爲文中逸品著有梓

湖詩文錄聽雨樓記云度地不廣大而攬納
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而山村鄔集非有
平皋曠壤通川之流而其爲山岡阜堆複無
巖竇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屋舍煙火之
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求爲
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
之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而非可
猝爲則時取古人詩歌文字之所言意中狀

擬之或張圖畫壁間坐臥如有之然余村之西南洞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盛時又近而磊石之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雪峰疊起數十百里隱見皆可得惜其蔽於近無以發露之耳余之讀書山齋者故基於山山最高其上多屋舍而家之人析有之地不可以做一日余弟雲松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廝傭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用力不大

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
聽遂鑿其垣爲門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爲之
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爲之
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略具而房樓連
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
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
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村落附近之墟田疇
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在目抑非

常見之狀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皮書而
讀之而名其樓聽雨也昔眉山蘇氏兄弟少
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牀之約其後各
宦遊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歎息二蘇公
之賢非余兄弟所敢妄擬而其欲常聚處之
意則同也顧今方從事科舉其或得之將亦
不能無爲四方之人故以二公之不獲於志
私以爲戒而名樓以爲之志他年或敢忘諸

謂此樓何

孫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
官翰林院侍講學士遭母喪歸卒年四十一
少以文學知名既登朝研索不倦其學淹貫
古今周知庶務而一本儒術不矜考據亦不
墮空虛著畚塘芻論二卷通論古今利病博
達精醕多可用以經世論治第一云天下之
治奈何人心正而得其理也其亂奈何禮義
廉恥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絕而人相

食也人之初渾渾冥冥飢渴而飲食朝暮而
作息男女而妃匹其與禽獸不甚相遠也禽
獸弱肉強食天下之人羣萃州處而不爲暴
者何哉有聖人故也聖人因人之性而範之
於道動之以信義禮智仁秩之以倫紀馴之
以禮樂敕之以政刑然後人得別於禽獸循
其理而天下治亂則反是由生民以來推之
至於千萬年其迹可斷而知也人心者風俗

之本也風俗者治亂之原也昔者成康降而
王澤衰至於春秋篡弑烝報非禮不道之事
靡國蔑有然而五霸猶假信義以求諸侯陵
遲及戰國先王之法盡壞險詖傾危蠶食鯨
吞詐窮力竭胥六國而燔於秦逞強暴之威
繁法淫刑以毒天下然後劉項因民不忍起
而掎之秦亡又七年而乃定生靈之禍未有
若是久且酷也兩漢靡安至三國而亂又作

司馬氏攘而有之不能守之以德義南北分裂中原淪於殊俗二百八十年之間割爲十六國更八姓五十七君亂與春秋戰國等至隋而始一暨唐而後五代之亂又與南北六朝等要而觀之則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心消之至於盡以梟獍蒙袞冕以盜賊踞神器士大夫不知名義可畏而包羞而忍辱庶人獸駭狼顧

冒死趨利而不復有上下烏乎此與禽獸奚
異哉其所之分骨肉之恩以至是者非一朝
一夕之故也其始也人心之失流爲風俗及
其已成胥天下之民溺乎其中忘其本心習
而安之不爲怪而風俗之害又中於人心故
泯泯棼棼其亂常數十百年雖有一二賢者
生於其間第能自潔其身不污於俗而已未
能撥其亂而反之正也非兵革代興剷除而

盪滌之使天下之民愁苦怨思窮而無所復入勢不能返然而其禍烈矣古之聖人知其如此不忍其民之禽獸自蹈於刀鑊陷穽之中惻然憂之既謀其所以養又思其所以教使之有恩相維有誼相接不能人人整齊約束之要使無至於亂聖人也又不必有天子之位則以其不常出其出言垂教於天下後世而輔其政刑之不逮孔子刪詩書修春秋

以誅亂賊而孟子亦言仁義闢楊墨以閑其
無父無君孔孟既歿六經至漢始尊而其時
諸儒守章句爲訓詁辨名物度數而已於聖
人所以教人復其性而閑之以道者未之有
見也師儒之學不明而其人主之政有得有
失故及其亂也與春秋戰國等唐尙儒術定
諸經義疏以一眾說第循漢之舊而紬繹之
化民成俗之道亦弗之講也故及其亂也與

南北六朝等宋儒修聖人之教明義理而推本之於性命然後道之大原得而聖人率性修道俾民反經而無邪慝者其義大章其言皆天下之公言聖人之所不易故有志於治天下修身齊家者莫不由之自宋至今六七百年天下雖有治有亂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信義禮智仁之教天下皆知之凜凜不敢倍雖否塞晦昧而其明不息守其道者

顛沛困踣繼之以死而不悔亂臣賊子不得
明目張膽快其所欲而無忌天下雖亂而旋
亂旋定其禍不至如春秋戰國六朝五季之
久且酷於乎宋儒之功於天下後世何如也
國初諸儒矯前明講學空疏之失讀書實事
求是務明考證以漢經師爲法與宋儒未嘗
相戾其學未爲失也於時碩德名賢布列朝
野急躬行而恥以言競風流篤厚禮教相先

號爲本朝極盛其後日久承學者始用私意分門別戶造立名字挾漢學以攻宋儒而又有一二巨公憑借權勢陰鼓天下而從之士大夫於是靡然向風爭趨漢學其言皆六藝之言也其學則孔孟之學也所託者尊所當者破猖狂妄行莫之敢非天下學術由是大變宋儒之書能舉其名者少矣至於搢紳之徒相詬病以道學人心風俗流失陷溺至於

如此尙可言哉天下之禍始於士大夫學術
之變楊墨熾而諸侯橫老莊興而氏戎入今
之言漢學者戰國之楊墨也晉宋之老莊也
夫楊墨老莊豈意其後之禍天下若是哉聖
人憂之而楊墨老莊不知此其所以爲楊墨
老莊而卒亂天下也今夫天下之不可一日
而離道猶人之不可一日而離食人日食五
穀而不知其旨凡物之味皆可以奪之然而

一日厭穀必病病久穀絕必死今之言漢學
其人心風俗至如論天下者於誰責而可乎

張金鏞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
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待士甚寬得鎗
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幸獲者
或請其術金鏞笑曰鎗手文專尙靈機絕無
根柢本非所取甯有術也喜獎誘才俊王闓
運蔡毓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後生得張學
使一言榮於領解咸同以後湖南文學茂興
經教浸廣金鏞倡之也所著有躬厚堂詩集

絳跗山館詞鈔

胡錫燕字薊門湖南湘潭人性介篤喜讀書
父官廣東南海知縣欲令入資仕錫燕請以
資盡購古書讀之由是學益富久之執友某
復爲入資得知縣錫燕謝曰仕非汎然也吾
才實不足治人強仕且爲民害返其部牒遭
父喪鄉居十餘年不入城會湖南修通志攸
縣龍汝霖爲言當事強致之至則館汝霖家
汝霖會書局諸人飲之客將至忽趨出經宿

不返跡之則自投於江矣錫燕學宗顧炎武
然寡交不驚聲名故雖里黨罕知之嘗與其
師陳澧書云近世學者患好名太甚爲己太
少又云管子輕重之書非真儒不可讀惟諸
葛亮爲善用之其他以操切施之衰世適足
罔民其志識如此

黃文琛字海華湖北漢陽人由舉人官國子
監助教改寶慶府同知陞永順府知府署永
州寶慶衡州知府皆有聲永州鄰廣西咸豐
時洪秀全據江甯廣西賊恆欲東下文琛練
民兵扼之卒不得下寶慶人鄒漢勳以事爲
知縣所繫文琛遣役持束備肩舁詣獄迎鄒
先生明日卽劾知縣出漢勳罪衡州民毀教
堂教士訴官必殺民償屋文琛坐堂皇列甲

卒見之曰失火延燒無殺人理遠來失居官
當汝卹必欲尋釁敗盟卽先斬汝聽脅巡撫
殺我六十老翁何吝一死教士氣沮卽乞五
百緡去巡撫聞之懼急遣人代文琛教士轉
驕得饜其意永順俗多訟初至愬者日數十
人文琛口訛手判竟日而畢尤誣妄者笞逐
之彌月後數日乃一人性强敏文簿有字者
莫不親覽天未明卽起治事朝食後靜坐讀

書或賦詩菱理花竹人怪其閒而卒無廢事
文琛博究經史尤習知先朝掌故當世利病
卒以剛介不竟其用知者惜之著有思貽堂
詩集

楊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
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兵部主事旋告歸當
時軍興疆臣稍稍也接文士士多游謁依丐
獨彝珍與善化孫鼎臣家居守靜時論多之
性喜獎誘因以成業者甚多少工古文與潘
梅齊名晚益爲時論所推稱宗匠焉著有移
芝室詩文集

劉熙載字容齋江蘇興化人道光甲辰進士
由編修官國子監司業居京師授徒自給不
受親故餽遺咸豐時入直上書房每徒步
先至大風雪未嘗乘車衣履垢敝諸王子竊
笑稱爲廚子翰林歲時內監多以酒脯餽直
官求賜至熙載宅戶無簾牀無帳熙載方踞
地爇薪以砂鑊煮糲飯內監歎曰劉公貧至
此我輩忍取求乎卽持酒脯去文宗知熙

載廉審特授廣東學政熙載至盡裁上下陋
規胥吏愚之知熙載狷故爲蜚語刻洋報中
熙載見之果恚卽日乞病歸著有藝概二卷
塾志塾言各若干卷

楊翰字海琴直隸新城人道光乙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南永州府知府陞辰永沅靖兵備道爲政寬易與民相忘喜音樂及游眺山水終歲不倦工書求者嘗數年不得積紙至數十箱奴婢竊以糊壁翰弗知也性多可士挾一藝卽與爲布衣交罷官貧居賓客不絕著有哀遺草堂詩集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
積官至廣東巡撫尋罷歸再起爲兵部侍郎
讀書能精思研貫經史尤邃於禮性質直議
論必根於心無所遷飾雖致尤客不悔喜讀
王夫之書學行皆以爲歸署禮部侍郎奏請
以夫之從祀 聖廟會出使英國議格不行
嵩燾學務有用不屑文藝而氣盛詞雅論者
乃更推之有王先生祠堂記云自有宋濂溪

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
聖賢修己治人之一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
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
弗絕終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
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
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
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
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

生明之季下逮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旣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闕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佛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愾於人心至其

辨覈名物研求訓詁於國朝諸儒所謂樸學
著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
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
書佚者又十三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
賀耦耕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湘皋
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旋毀於兵湘鄉
曾沅浦宮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
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

先生始謀建祠衡陽之故居不果行竊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蒞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之推崇潛德闢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齋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

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
羅君世焜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
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
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
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
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
後諸儒所能及也儒亦先生之遺意也與又
寄答龍汝霖詩云君出吾方隱都非壯盛時

江湖終浩蕩天地有推移
賸着支離叟空傷薄暮兒
胥長眠睡少爲問夜何其
又巖壁繁松挂蹉跎笑白
頭十年眞鹵莽一夢抵王
侯厭逐衣冠蟲平浮江海
鷗商山能力致攜爾話丹
邱又聞說驪山幸開通柞
械勞劫灰埋墳闕儉德仰
綈袍舊日陪霄漢緜霜著
鬢毛匡衡容抗疏感激一
悲號又古音嗟寂與哀怨
楚人豈思雨高張夢江山
屈宋家重來看

禁柳痛飲隔秋瓜指顧瘡痍起吾懷倘有涯
又朝野艱虞際含悽賦北征故人垂老別春
水隔年生身世餘悲憤行藏孰使令因君寄
遐意孤雁遠天聲所著有禮記鄭注質疑綏
邊紀略養知齋詩文集

張修府字東墅江蘇嘉定人道光丁未進士
翰林院檢討官湖南永順長沙永州知府政
簡惠務興學化民民多應之所蒞守書賈筆
工相賀官永順時學政獲代倩二人者陽知
府考治修府見卷中詩頗工俟學政去召二
人至齋試以詩有佳句因與飲食厚資遣之
皆有蠻笑集及味夢盦初二集其他沙道中
云野桃花笑杜鵑啼客路濃春送馬蹄細柳

輕煙寒食後亂山古驛夜郎西水田積雨干
畦闢石磴盤雲萬嶂低墟里蕭條餘故壘晚
來凝望一淒迷野人獻雉感賦云慙愧中牟
政桑間有異禽重煩修士贊難慰野人忱
綴逃無地文明晦已深春風聽朝雉中澤和
哀音

龍汝霖字鰲臣湖南攸縣人道光丙午舉人
由教習官山西知縣初宰曲沃曲沃多徭計
丁出資里胥以意高下民患苦之汝霖擇士
人分管其里均徭於田歲省萬金而事不廢
繼宰高平俗尙賽神春秋歌舞費常踰萬汝
霖諭禁之以其費爲義塾凡百一十有七弦
誦之聲比郇相接民死貴厚葬歎卽停柩以
待不葬者五萬有奇汝霖革其舊爲之期限

踰年葬者四萬再任江西鉛山縣縣近閩俗
多械鬪汝霖教以禮讓踰年民輸其械鬪者
遂稀汝霖篤志學道言動溫良而遇事強直
無所畏避官高平時有某布政過境僕從索
賄不得盡取器物以去汝霖遣役追繫之搜
行李得所失物以歸乃遣行巡撫沈某嘗以
奴屬汝霖奴故吸鴉片汝霖難之會眾見巡
撫復言汝霖曰某用人有約不博不謂不吸

煙乃得留此奴苟不吸煙惟公所命巡撫慙
謝不復曹王闔運詩慙搜文布政狂鬪沈尙
書蓋指此也著有堅白齋集

鄧輔綸字彌之湖南武岡人以拔貢生中副榜家富於財父官按察司輔綸獨喜讀書通九經訓詁旁及百家之學多所宣究尤喜爲詩至廢寢食嘗飲次與友人論詩意興軒暢不復酬酢又舉其詠蘋果詩南土移來香漸減北船亂後見應稀謂不減杜甫坐有某官心惡之後數年輔綸以道員將兵某爲御史竟以風聞事劾罷輔綸輔綸少有大志後再

出將兵不獲一展遂浩然歸闔門著書終身
不出著有白香亭詩鈔

陳寶箴字右銘江西義甯人道光辛亥舉人
倜儻好奇計游京師人皆以爲狂爲策論才
氣雄肆略如其鄉人魏禧咸豐庚申之變洋
人火圓明園寶箴登酒樓望之撫膺大痛樓
下人皆驚寶箴亦去歸寓卽作書告其友田
玉梅於河南使將所部勤王書曰方今國家
多難正忠臣義士頂踵圖報之秋足下之所
以自信與二三知己之所以信足下者皆不

誣也邇者暎夷犯順再撲津門撫議遷延坐耗士氣遂至寇氛充斥漸薄都城至尊塵垂堂之戒已於月之八日巡幸木蘭六飛倉皇口不忍道所幸恭邸留守人心大安朝議翕然咸以湔恥自誓聞欲羈俘囚以中其忌假和議以款其兵暗設守備檄召遠近勤王之師以制其死命逆夷不滿萬人懸軍深入師無後援已蹈絕地且鱗介之形不利趨走若

得慣戰步卒犄角相抗設伏置疑出奇襲擊
彼見援師四集勢必懼而謀歸然後以蒙古
鐵騎與津通應募義兵四面夾攻乘其自潰
夷雖狡逞其能以一甲生還哉況彼貪我憤
彼驕我忍彼曲我直勝負之形婦孺亦皆共
喻向爲和議所牽以有今日今則一意用兵
更無猶豫反敗爲功在此時矣計傳檄到豫
之日必有所聞足下久歷戎行虎符在握宜

連詣行省脫穎自薦迅部麾下星夜北來以
成捍衛宗社之勳此千載一時不朽之業也
勤王之舉先至爲榮若稍徘徊觀望讓他人
以獨爲君子牛後之譏得毋爲天下笑耶冀
功卽非本懷亦何至見義不爲負平生之志
氣乎中丞慶公物望所推忠義之忱必無瞻
顧所可慮者豫省軍情力資保障不無牽制
之虞然見在駐防張公曜等俱有盛名足任

防務去此一軍未必遽至疎失矧利擇其重
害擇其輕失河南數州縣於國家安危無關
至計况未必乎且三軍之士披堅執銳以共
守此土者爲天子耳今乘輿避廡警蹕蒙塵
迺置元首而事股肱舍根本而圖枝葉千秋
萬世何所逃於春秋之義哉儻有以二三之
說撓大計者可哭叩上臺以死爭之爭而不
得卽以頸血濺地亦足以對越祖宗在天之

靈且令千載下知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恩猶
有効犬馬圖報者七尺之軀可告無憾矣足
下當今豪傑趨義急公無勞激勸所以不憚
辭費者亦以國步艱難血氣之倫莫不各有
所當盡若隱情恤己自同寒蟬是自薄也不
以責善於朋友是薄友也箴夙以豪傑之士
待足下亦不敢以世俗自待區區之愚幸垂
察焉旌麾到日請先以五尺軀執鞭赴敵以

勞執事藉得一洩此中鬱礪不平之氣實爲
至願

鄧繹字保之湖南武岡人與兄輔綸皆好學
然有大志不屑章句尤喜訪求才俊嘗謂求
才爲經濟第一事王闔運幼時讀村塾中繹
聞人誦其詩有月落夢無痕之句喜曰此妙
才也卽往訪定交闔運故貧繹資之使學於
名師又逢人譽薦之由是闔運學益進聲名
大昌繹通練時事同治初左宗棠奏請佐軍
繹以諸生抗禮論譚無所隱時方危棘宗棠

則虛已聽之平定閩浙多用其謀以父喪歸
屏居郊外凡十餘年博究經史求古今庶務
之宜爲雲山讀書記五十餘卷斟酌利病多
可見諸施行日知錄之傳也著有藻川堂集
其詠席云芳席來清風新涼映生色託愛施
匡牀未敢矜麗飾流月如有情承花似無力
輕塵霏玉房羅衣還拂拭微心不可卷喟焉
起長息願待華池清開軒更相憶仙苑寺云

梵放聞清境春旛見佛心松雲雙徑合花石
一庵深日入峰巒變天寒洞壑陰暮來山溜
急疑有鉢龍吟過東溪耕者云谿谷多悲風
茆屋恆早寒歲晏無行車山禽暮來還借問
林下翁幾年入深山翁言不得意歸種東溪
田落景眺餘日乘流聞遠湍憂來但高歌歌
響迴雲端元鶴皆來翔此意非人間寄謝塵
中子何爲摧玉顏

王闔運字王秋湘潭舉人生時父夢神榜其門曰天開文運因以名之幼喜讀書爲文章有奇氣年二十益棄俗學專力於古通尙書毛詩春秋公羊傳及莊子史記漢書性高曠不事榮利咸豐時天下大亂將師多開幕府招致才俊曾國藩尤稱好士賤人或起家爲布政裸身來歸資鉅萬士爭自效闔運獨爲客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數日卽歸後國

藩益貴賓客皆爲弟子闔運仍爲客嘗至江
甯謁國藩國藩未報遣使招飲闔運笑曰相
國以我爲鋪餒來乎卽攜裘乘小舟去國藩
追謝之則已歸矣著有湘綺樓詩文集

朱克敬字香孫甘肅皋蘭人強直任氣好議
論時事人多厭之家貧客游四方遭亂無所
之乃援例爲小官補湖南龍山縣典史龍山
俗陋克敬野逸每行田間與父老雜坐有爭
者就平其曲直民甚安之咸豐十一年寇大
至知縣千總皆走克敬獨與士民守之凡四
月城迄不陷巡撫憚世臨薦於朝不果用久
之以盲去巡撫劉崑素知克敬與官錢使修

通志崐去克敬益無聊欲游海外友人哀其
困共與之千金遂留隱焉其詩由香山入杜
天才絕高學力不副故未能卓然名家然格
律整嚴寫景言情時有獨至之處克敬少壯
爲詩不能深造旣盲日令人誦文選杜詩聽
而識之返覆精思數年頗有所悟乃更爲詩
佳者往往似姚合將死自銘其墓曰生無補
於時死無聞於後旣盲而學古無有獨以其

盲傳不朽著有暝庵詩錄常德府云漸出溪
蠻險千帆集朗州荆巫通間道沅澧會分流
地散民風緩商多市氣浮文翁曾教養遺愛
至今留楊嗣昌收居云問宅前朝相停驂落
日斜壞牆閒護竹空院悄飛花力盡全桑梓
心甯負國家將才難自昔憑弔重咨嗟病中
喜舍弟至云疾病吾垂死艱難汝竟來生還
真不料破涕尙餘哀酒色侵眉綠燈花照眼

開高堂憐瘦損斟酌葛衣裁又家國嗟同運
兵戈萬事非各留殘命在俱歎壯心違世族
朋交盡人間骨月稀滄桑無限恨語罷更霑
衣雨後云小園微雨霽瀟灑晚如秋風過涼
生竹雲開月滿樓梵聲穿樹出花影隔簾浮
多病孤涼夜開軒學臥遊長沙旅懷云風雪
千山外羈魂戀母慈孤燈懸老淚殘夜數歸
期忍餓甘偕隱安心勸戒詩飛雛猶繞樹返

喃定何時又溝壑當年志羞惶乞食情無顏
向妻妾有札到公卿短夢莊周蝶狂遊李白
鯨夜闌歌轉放金石激哀聲送林秀才云赤
燄肆隆威炎風被長路游子觸熱行急漲歸
舟驚晨餐吸浦沙照宿望江樹豈不卹煩勞
貧游少親故近矚同類傷危途動深懼沈悲
戕病心臨歧淚滂注文喪儒益輕國空士焉
附人生丁末流荆榛窘跬步勉持儉德貞庶

植道基固季次安簞門淵明抱耕具無歆物
皆賤約己境常裕艱迍身宿經苦言述眞悟
送郭嵩燾云江風吹岸綵身維短筑長歌慘
別時師友交情兼患難憂傷殘命奈分離相
看鬢髮都如此敢說萍蓬聚有期張儉生平
魁紀學席門歸去更淒其送陳寶箴云舊時
朋好去聯翩送子西征更惘然可語性情能
幾輩不堪離別更中年浮湘歲月騷人淚酌

古經綸內業篇安此孤懷向誰是春風吹夢
夜郎天不見云不見徵張浚徒聞劾李綱大
臣多俊傑猾虜恣強梁正氣羣心繫危藩健
者當黷盟今更亟未可棄才良聞外云聞外
臣鄰長人間富貴衙春風颺賜樂晴日綯高
牙世局彌縫苦恩門責望奢格天殊不易慎
勿羨榮華又快意持旌節從容鎮一方性情
長樂老功業半閒堂國困官仍富民凋俗更

強野人多過慮。呪杜獨傍皇古寺。云古寺人
來少。空庭鳥自鳴。露花蒸曉日。風鐸和春聲。
好寂知禪意。哀時契佛情。度人虛願在。垂老
百無成。春晴云地暖。和風早春晴。客望間寺
牆。紅映竹村樹。綠侵山出岫。雲根薄撐空。石
骨頑獨游。殊自幸吾道。正屯艱。楊翰饒歲云
十年捧硯江湖老。八座無徒辭飽難。猶有故
人憐病骨。每傳溫語勸加餐。關心范甌無兼

味照眼侯鯖愧臘盤感激蹏涔濡响意引杯
彌覺酒腸寬移居雜詩云喜僦城隅宅荒居
景獨幽菜花圍繞屋桑影曲遮樓野近春常
早場空景不留遽廬誰是主安我卽菟裘又
近舍多芳圃春晴百卉華遠風香斷續新月
影交加帶露移蘭梗分泥種藕花少錢容賃
取不羨石崇家又大浸搏陰氣恆寒夏似秋
無風涼入幕多雨溼侵樓花重低妨蝶林陰

暗度鳩病軀防患亟端午尙披裘又僻性難
黯俗閒情寄小園翦藤通曲徑移竹補頽垣
柳轉鶯留客花開蝶侑尊此間宜痛飲時事
慎毋言夏漲云久雨添新漲連湖白浪浮岸
移臨水樹江沒聚沙洲雲寺鐘聲漫晨窗客
夢幽占晴頻望日非止稻梁謀送王闔運云
黯淡江天暮蒼茫此別離異鄉同命客殘歲
去家時長帶休文病空囊趙壹詩相持難忍

淚況乃向臨歧

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喜讀書所居僻陋書不可得從友人假得文選併註讀之數月皆能記同里某翁家有史記請借不許請就其家讀之又不許翁所居少薪正衡家有山場請日餽肩薪乃許之正衡朝食荷薪攜筆札往讀之且讀且寫數月乃畢後補諸生應省試益鬻產購書數千卷日夜讀之其學益充苦下縣寡陋復遊學長沙與黃文琛龍

汝霖朱克敬相師友好事者聞其名訪之皆
謝不見學政顧雲臣以博通古今孤介絕俗
薦於朝 詔授訓導正衡篤志於學九經諸
史靡不研貫爲文章堅勁雄肆頗似王安石
蘇洵有石門縣學田記云有明一代之制惟
學校最爲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
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之
失職故建制藝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

於四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
尊學官之選優其廩精高其遷除遇之以賢
人長者之儀而使不敢自棄於道德廉恥之
外故方其盛時冠帶薦笏之徒爭自濯磨魁
節碩行標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任姦回
而直言強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
者柄持清議排譏宵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
緹騎之驕橫日陷衣冠於塗炭之中而不能

少貶東林復社之口其流風遺烈可謂懋哉
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登於君
國之難者陷膺穴脰視死如歸至不可選紀
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竝焉嗚呼豈
非教澤之懿有以愜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
於衷者與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額
也寬其著令也嚴使士植身鬻序之林卽不
敢偶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

正矣然爲學官者爵輕而餼寡出則趨拜承
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
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常不樂爲而姑取庸
尤罷鵞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進謁於門牆擁
皋比畫簿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間以
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
由士出於貧約傭筆墨所入僅足自活而又
罄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所不暇故遊手失

業者涸焉無所依往往溷列於市井刀筆之
儔以自污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盛氣以
折辱之垢首蒲伏冥不知忤無他上之以
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禮義廉恥之
外雖峻文苛罰以懲動之而亦無能橋草也
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聖上廣厲學官
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旣沐浴於膏澤而邦之
縉紳髦老亦願斥其橐囊之贏以資學官之

養而佐生徒之饗艱者吾邑當荒遼僻絕之地遲積至今始克有成予旣嘉其有以助國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爲序著學校盛衰之本末以誌人才消長之由使採風者有所覽觀焉